

古識緯書錄解題(一)

陳 槃

目 次

綠圖

河圖提劉子

河圖會昌符

春秋漢含孳

綠圖（綠、一作錄、或籙、又作祿。）

綠圖，河圖之別稱。書顧命：『河圖在東序』；隨巢子：『殷滅，周人受之。河出綠出馬圖』；（北堂書鈔九六圖九引。按字訛脫，當曰，河馬出綠圖，向來所謂河中龍馬負圖者是也。）墨子非攻下：『武王伐殷有國，河出綠圖』。同此事物也，或曰河圖，或曰綠圖，證一。淮南人間篇：『秦皇挾錄圖，（按錄，通綠。詳後。）見其傳曰，亡秦者胡也』；史記秦始皇本紀：『燕人盧生使入海還，以鬼神事，因奏錄圖書曰，亡秦者胡也』：此謂亡秦者胡，錄圖之言也；而論衡實知篇則曰：『亡秦者胡，河圖之文也。』證二。河圖，洛書，相提並論，舊籍習慣，不勞舉似，而淮南俶真篇曰：『洛出丹書，河出綠圖』；易緯是類謀曰：『河出錄圖，雒授變書。』（逸書考本頁一三。）錄圖即綠圖，即河圖，此其證三。是類謀曰

重瞳之新定錄圖。（逸書考本頁六。）

鄭注曰：

黃帝始受河圖而定錄。

鄭玄亦解錄圖爲河圖，不誤也。

河圖所以又名綠圖者，從其圖書之顏色言之耳，中候握河紀曰：

龍馬銜甲，赤文綠字，自河而出。（路史陶唐紀注等。）

禹觀於河而授(受)綠字。(釋史十一。)

又中侯考河命曰：

黃龍負卷舒圖，赤文綠錯。(注：錯，分也，文而以綠色分其間。)(御覽八一引。)

按此等處均謂河圖文字色綠。河圖文字色綠，洛書文字色丹，故淮南傲真篇以爲『洛出丹書，河出綠圖』矣。

『綠』或作『錄』者，荀子性惡篇：『桓公之葱，文王之錄』；楊注：『葱，綠色也。錄與綠同。二劍以色爲名。』蓋二字聲同，字通，故或作『綠』，或作『錄』，不拘也。

然『錄』復有箸記之義，與『圖』字可以互文，故有河圖之錄之說，易是類謀鄭注曰：

黃帝始受河圖而定錄。(逸書考本頁六。)

易辨終備鄭注曰：

按河圖之錄。(同上頁六。)

按河圖之文，可以稱河圖之錄；然則簡稱自得曰錄圖。綠圖之又名錄圖，此亦可備一義。讖緯不出一人一時，其事其義，莫衷壹是，可並存焉，不能盡定其是非也。

『錄』亦或作『籙』，東京賦：『膺籙受圖』；春秋元命苞：『應籙以次相代』。(文選運命論注引。王命論注引籙作錄。)'『籙』即『錄』，『錄圖』之省稱。本當作『錄』，『籙』字晚出。

春秋感精符：『孔子案錄書，含觀五常英人』。(御覽皇王部九。)是錄圖又可以作錄書也。

洛書亦有綠圖之稱，劉安世曰：

河出丹書，洛出錄圖。(經義考二六四引。)

按錄圖即綠圖。上引淮南子云：『洛出丹書，河出綠圖。』劉氏云云，河洛互倒。然劉說未爲無據，檢河圖有曰：

(蒼颉)臨於玄扈洛汭，靈龜負書，丹甲青文。(山海經中山經玄扈之水郭注。)

按所謂洛龜負書，即洛書。『青文』即綠字。洛書亦或綠字，自得曰洛出綠圖。晉

書文苑傳序云：『溫洛禎圖，綠字符其丕業』，亦其例。洛書雖亦可以稱綠圖，然不甚習見。

顓頊師亦有『綠圖』之稱。『綠』，一作『錄』，一作『籙』，亦作『祿』。(新序五，漢書人表，白虎通辟雍，暨學津本韓詩外傳五作綠。說輔本外傳作錄，荀子大略注引新序同。古微書引論語比考識作錄。明刊韓詩外傳作祿，御覽四百四引同。)此爲顓頊師之『綠圖』，不審其果爲人名？書名？漢書人表作人，列上品之中。又葛洪神仙傳老子條曰：

老子者，……顓頊時爲赤松子；……帝嚳時爲祿圖子；堯時爲務成子。

韓詩外傳五作：

子夏曰，……顓頊學乎『祿圖』，帝嚳學乎赤松子，堯學乎務成子。

按『祿圖』，卽『綠圖』。顓頊師『綠圖』，蓋秦漢間方士有此傳會。(呂氏春秋駁師篇曰：『顓頊師伯夷父』，不云『綠圖』。然則師『綠圖』之說，殆不能甚早。)今神仙傳乃云，祿圖子與帝嚳同時，而與顓頊無涉。此其又一說。但其稱祿圖子，繫一『子』字，又云卽老子化身，是亦以『祿圖』卽『綠圖』爲人名，與漢書人表同也。近人魯實先曰：

錄圖書乃顓頊所師錄圖之書也。案秦爲水德，用顓頊歷，則其師尙者爲顓頊，故盧生奏錄圖之書，俾可取信於始皇也。(史記會注考證駁議頁六九。)

是以『綠圖』爲始皇時方士盧生所託之書也。余按易是類謀曰：

重瞳之新定錄圖，有白顓頊帝紀世讖，別五符，元元之威冥，因裁。——鄭注：黃帝始受河圖而定錄。白顓頊有爲世讖別五帝之符，異精元冥，又因著衆災也。(逸書考本頁六。)

按此處言黃帝始受錄圖，顓頊因讖而著災異之說，此顓頊所因之讖，蓋卽所謂黃帝始受之錄圖。果爾，則顓頊師綠圖，是亦一說也。此綠圖亦謂其爲書，非人也。方士詭辭，(顓頊師『綠圖』之說，方士所託，夏曾佑歷史教科書第一篇第一章六十節已發之。)莫可究詰，而路史復云：『綠』當爲『淥』；注云：『淥，從水，見何氏姓苑。傳多作綠圖；新序，晉紀又作錄圖，皆非』。(後紀八。)是何氏姓苑及羅氏父子並以爲確有綠圖其人；且謂『綠』當作『淥』，淥姓之所從出，豈不惑

乎。



綠圖已爲河圖別稱，而河圖之目，先秦載籍中已有可考，（略已前見）然則綠圖舊矣乎？曰，不然，古之所謂河圖，非文辭之書；而秦漢間之所謂河圖，綠圖，固圖書也。方士之所造託。別詳河圖解題，今不論。

舊題甘公石申星經上天皇條云：『天皇大帝一星，在鉤陳中央也。不記數，皆是一星，在五帝前坐萬神輔錄圖也。』此亦云『錄圖』，其義未詳。

河圖提劉子（一無子字。子又或作予、或作篇。）

敘

錄

〔黃奭逸書考通緯河圖緯〕緯出於漢，如河圖中提劉諸篇，顯然可見。

〔姜忠奎緯史論微卷十二〕河圖提劉篇，帝季日角，戴勝，斗胸，龜背，龍股，長七尺八寸，明聖，寬仁，好士，主軫。此明爲秦漢以後潛附。

槃按『提劉』之『提』，義同于尙書考靈曜之所謂『提』。考靈曜曰：

河圖子提期地留赤。——鄭注，河圖子劉氏而提起也。（初學記九帝王部引。）

考靈曜同時又有所謂『帝起受終，五緯合軫』者。（占經五星占二引。）又河圖曰：

帝劉季日角，戴勝，斗胸，龍股，長七尺八寸。昌光見軫，五星聚井。期之興，天授圖，地出道，予張兵鈴，劉季起（後漢書班固傳注。）

尙書帝命驗曰：

東南紛紛注精起，昌光出軫已圖之。——鄭注，紛紛，動擾之貌。注、星之精起，謂劉氏也。謂火星當起翼軫之野。（古微書。——初學記九『精起』，

『起』作『紀』，與注之言『起』者不相應，然則『紀』當從古微書引作『起』。）

以上諸言『河圖子提』，言『帝起』，言『劉季起』，或言『精起』，義同，皆爲劉漢說法。『提』卽『起』，『起』卽『提』，鄭注考靈曜以爲『提起也』，不誤

也。

『提』又與『題』通，故上引尚書考靈曜言『提期』，而尚書帝命驗則作『題期』，文曰：

順堯考德，題期立象。（後漢書曹褒傳。——續漢書律歷志上引『題』作『題』。按，

『題期』，即考靈曜所謂『提期』。『題』作『題』，蓋誤。）

春秋緯亦有言某期而某起者，文曰，『慧星入樞，期八年，五伯起，帝主亡。』（占經慧星占下。）按，曰以某期起，倒言之則曰起某期；又簡言之則曰起期。起期，即『題期』矣。無論其爲『提』，爲『題』、抑爲『起』，或聲同，（如提，題），或義同，（如起，提，題），可通而觀之也。

然則『提劉子』者，起劉子也。起劉子者，劉子興起也。此猶上引河圖言『劉季起』，河圖握矩記言，『聖人感期而興』耳。

云何『河圖提劉子』，讖緯家以爲河圖天帝書，漢受命而有之，因以興起，故曰『河圖提劉子』。『河圖』，『劉子』能受而有之，故亦省稱曰『河圖子』，尚書考靈曜所謂『河圖子提期地留赤』（見上引。）是也。

由是言之，河圖提劉子一名見於續漢書祭祀志上者，唯嘉靖本及武英殿本不誤。宋紹興本『子』作『予』，形近致譌。經義考，逸書考省『子』字；藝文類聚，太平御覽，古微書等改『子』作『篇』：並非其舊也。

此書佚，今可考見者止二則：一言漢高帝事；一言光武事。其關於光武者、文曰：

九世之帝方明聖，持衡拒（矩），九州平，天下子。（續漢書祭祀志上。）按光武，高帝九世孫。（後漢書光武紀。）此言『九世之帝』，即指光武。提劉子此文託於光武之世，甚明。攷光武即位之三十年，羣臣皆奏書請封禪，光武意不欲，設科嚴厲取締，羣臣于是不復敢明言，乃造作河雒讖文以感之，上爲動；梁松等遂索諸讖書盡奏上之。封禪之事，卒于三十二年實行。諸家記載，可供參驗者如下：

續漢書祭祀志上：建武三十年二月，羣臣上言，即位三十年，宜封禪泰山。（按東觀漢記郊祀志載太尉趙熹上書言封禪事，甚詳。）詔書曰，即位三十年，

百姓怨氣滿腹。吾誰欺，欺天乎？何事汙七十二代之編錄！若郡縣遠遣吏上壽，盛稱虛美，必髡，兼令屯田。從此羣臣不敢復言。——三十二年正月，上齋，夜讀河圖會昌符曰，赤劉之九，會命岱宗。不慎克用，何益於承？誠善用之，姦僞不萌。感此文，乃詔松等復案索河雒讖文言九世封禪事者。松等列奏，乃許焉。上許梁松等奏，乃求元封時封禪故事，議封禪所施用。二月，上至奉高，遣侍御史與蘭臺令史將工先上山刻石，文曰，河圖赤伏符曰，劉秀發兵捕不道，四夷雲集龍鬬野。四七之際火爲主；河圖會昌符曰，赤帝九世，巡省得中，治平則封。誠合帝道孔矩，則天文靈出，地祇瑞興。帝劉之九，會命岱宗。誠善用之，姦僞不萌。赤漢德興，九世會昌，巡岱皆當。天地扶九，崇經之常。漢大興之道，在九世之王。封于泰山，刻石著紀，禪于梁父，退省考五；河圖合古篇曰，帝劉之秀，九名之世，帝行德，封刻政；河圖提劉子曰，九世之帝方明聖，持衡拒，九州平，天下予；雒書甄曜度曰，赤三德昌，九世會修，符合帝際，勉刻封；孝經鉤命決曰，予誰行，赤劉用，帝三建孝，九會修，專茲竭行封岱青。河雒命后，經讖所傳，皇天睠顧。皇帝以匹庶受命中興，在位三十有二年。皇帝唯慎河圖雒書正文。是月辛卯，柴，登封泰山。甲午，禪于梁父，以承靈瑞，以爲兆民。」東觀漢記郊祀志：三十二年，羣臣奏言，登封告成，爲民報德，百王所同。陛下輒拒絕不許，臣下不敢頌功，述德業。謹按河雒讖書，赤漢九世當巡封泰山，凡三十六事。傳奏左帷，陛下遂以仲月令辰，遵岱嶽之正禮，奉圖雒之明文，以和靈瑞，以爲兆民。上曰，至泰山乃復議。國家德薄，災異仍至，圖讖蓋如此。上東巡狩至泰山，有司復奏河雒圖記表章赤漢九世尤著明者，前後凡三十六事，與博士充等議，以爲宜封禪，爲百姓祈福，請親定刻石紀號文。太常奏儀制詔曰，今予末小子，巡祭封禪，德薄而任重，一則以喜，一則以懼。喜于得承鴻業，帝堯善及子係之餘賞，蓋應圖籙當得是。懼于過差，執德不弘，信道不篤，爲議者所誘進。後世知吾罪深矣。

河圖提劉子即于此『威迫利誘』之際出世，其言『九州平天下予』，正與光武『卽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』之託辭緊對，其爲羣臣假此以欺世惑主，更無疑義。（此

文與河圖會昌符解題有連帶關係，請參而讀之。)

河圖會昌符

敘 錄

〔朱彝尊經義考二六四緯〕河圖會昌符，佚。司馬彪曰，建武三十二年，上齋，讀河圖會昌符言九葉封禪。

〔黃奭逸書考通緯河圖緯〕緯出於漢，如河圖中會昌符諸篇，顯然可見。

槃按，符者，馮信之物，孟子所謂『若合符節』者也。字從竹，本以竹爲之。以後假爲凡徵驗之名，陰陽五行家言瑞應者尤喜用之。例如：

史記孟荀列傳：騶衍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，終始大聖之篇十萬餘言，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，治各有宜，而符應若茲。

漢書天文志：漢元年十月，五星聚於東井，此高皇帝受命之符也。

又：政失於此，則變見於彼，是以明君觀之而寤，飭身正事，思其咎，謝，則禍除而福至，自然之符也。

又五行志：元帝初元四年，皇后曾祖父濟南東平陵王伯墓門梓柱卒生枝葉，後王莽篡位，自說之曰，梓，猶子也，言王氏當有賢子開通祖統，起於柱石大臣之位，受命而王之符也。

又郊祀志：或曰，周得火德，有赤鳥之符。張蒼好律歷，以爲漢乃水德之時，河決金隄，其符也。

又：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，言長安東北有神氣，成五采，若人冠冕焉。或曰，東北，神明之舍；西方，神明之墓也。天瑞下，宜立祠上帝，以合符應。

又以名書，謂帝王受命之符錄也。其書有河圖聖治符，赤伏符，紀命符，尚書中候合符后，春秋感精符，王莽符命之等。今會昌符，亦其類也。

云何『會昌』？河圖括地象曰：

岷山之地，上爲井絡。帝以會昌，神以建福。上爲天井。（文選左太冲蜀都

賦注。）

此謂帝于岷山之上會昌。春秋演孔圖曰：

帝當會昌，成封岱宗。——宋均注，應會之期耳。（文選拜陵廟作詩注。）

此謂帝會昌而封岱宗。或止曰于某山會昌，或會昌與封禪相提並論，然則會昌者，封禪之謂。詳言之則曰會昌封禪，省稱則曰『會昌』耳。封禪則何以言『會昌』？謂德昌之會，甄曜度所謂『赤三日德昌，九世會』、（蜀志先主備傳。）是也。亦或言『會命』，不言『會昌』，會昌符文曰，『赤劉之九，會命岱宗』、（續漢書祭祀志上。）是也。諸辭皆極隱晦，蓋識緯家術語。宋均春秋演孔圖注以爲『應會之期』，（引見上。）似未免含混。

書託于光武之世，觀其文曰：

赤漢德興，九世會昌。巡岱皆當。天地扶九，崇經之常。（續漢書祭祀志上。）

按九世，即光武。（後漢書光武紀。）此書以促成光武封禪爲主旨，梁松等所奏上。續漢書祭祀志上曰：

建武三十年，羣臣上言，宜封禪泰山。詔書曰，何事汙七十二代之編錄！從此羣臣不敢復言。三十二年正月，上齋，夜讀河圖會昌符，感此文，乃詔松等復案河雒識文言九世封禪事者，松等列奏，乃許焉。（詳引見上提劉子解題。）

案此書蓋即松等所託。光武初固不欲封禪，故此書即以危辭聳之，曰：

赤劉之九，會命岱宗。不慎克用，何益於承！（續漢書祭祀志上。）

光武以『國家德薄，災異仍至』爲理由，（東觀漢記郊祀志。）此書則設事以誘之，曰：

赤帝九世，巡省得中，治平則封。誠合帝道孔矩，則天文靈出，地祇瑞興。

帝劉之九，會命岱宗。誠善用之，姦僞不萌（續漢書祭祀志上。）

可謂極對症處方之能事。然光武之言曰：

國家德薄，災異仍至，圖識蓋如此。（東觀漢記郊祀志。）

又已封禪矣，光武下詔曰：

今予末小子，巡祭封禪，德薄而任重，……喜于得承鴻業，帝堯善及子孫

之餘賞，蓋應圖籙當得是；懼于過差，執德不弘，信道不篤，爲議者所誘進。後世知吾罪深矣。（同上。）

按曰『圖讖蓋如此』，曰『蓋應圖籙當得是』，『蓋』者，疑辭。曰『爲議者所誘進』，曰『知吾罪深』，似頗有婉悔之意。然則光武受欺，蓋亦自知之審矣。

春秋漢含孳

敘 錄

〔俞正燮癸巳類稿六緯字論〕漢人言緯讖非聖人所作，中多近鄙別字，頗類世俗之辭，恐貽誤後生。今檢文選四都賦注引春秋漢含孳云，劉季握卯金刀，卯在東方，陽所立，仁且明；金在西方，陰所立，義成功；刀居右，字成章。刀擊秦。枉矢東流。其言或是，或否，緯直記之而已，豈能日持六書之義，執談字形述讖之人而一一代之改訂也？隋志言，東漢俗儒，趨時增廣。史緯之體應爾，不得云俗儒趨時也。

〔邵端彭緯書釋名〕五行大義論五行及生成數篇引孝經援神契言，以一立，以二謀，以三出，以四孳，以五合，以六嬖，以七變，以八舒，以九列，以十鈞，四。金之生數；九，金之成數。西方成就，故言四滋。（同孳。）今考春秋緯有漢含孳，蓋取義於四孳。

〔姜忠奎緯史論微卷五〕董仲舒請雨止雨之辭，古微書載入春秋漢含孳，未知所據？漢志雜占有請雨止雨二十六卷，不知何人所譌？藝文類聚一百，御覽三十五並引神農求雨書，則其來已久。董子祝辭，必古緯遺文也。（槃按，謂董子書必有所據可也，謂求雨書篇爲神農作，爲古緯，不可也。陰陽五行家託之爾。）

槃按，『孳』，『滋』義同，有滋乳蕃殖之意。前漢至于成哀之際，劉氏積衰已極，國脉幾于中斷。谷永對成帝之問，即諄諄以『繼嗣滋蕃，災異訖息』（漢書本傳。）爲言。厥後讖緯家依託讖言，謂漢家中衰，當復興，再受命，漢書哀帝紀曰：

建平二年，待詔夏賀良等言赤精子之讖，漢家歷運中衰，當再受命。

又王莽傳曰：

地皇四年，（西門）君惠好天文讖記，爲（王）涉言，星孛掃宮室，劉氏當復興。按所謂『復興』，所謂『再受命』，與谷永『滋蕃』之說，同其用意。此雖迷信，然可以反映當時朝野心目中所急切期望者，究爲何事。在相反方面，王莽僞託符

命，攘漢氏之統，其符命有曰：

火德銷盡，土德當代。皇天眷然，去漢與新。(漢書本傳。)

曰火德已盡，則是漢當亡，不得『滋蕃』，不得『再受命』矣。新莽不久崩潰，而光武中興。然猶有公孫述之割據西蜀，竊號自娛，以爲代王氏而得其正統，後漢書公孫述傳言：

(述)好爲符命瑞應之事，妄引讖記，以爲孔子作春秋，爲赤制，而斷十二公，明漢至平帝十二代，歷數盡也。一姓不得再受命。又引籙運法曰，廢昌帝，立公孫；括地象曰，帝軒受命，公孫氏握；援神契曰，西太守，乙卯金。謂西方太守而乙絕卯金也。五德之運，黃承赤，而白繼黃。金在西方爲白德而代王氏，得其正序。

按公孫述以爲漢歷已盡，一姓不得再受命，與王莽符命說同。此其說對於漢氏不利；尤其對於光武，爲一極大之威脅。漢含孳者，謂漢當含孳，當『滋蕃』，當『再受命』，當『復興』，然則此書之託，其當前漢哀平以後，光武中興之世乎？光武喜託讖，(參考拙撰秦漢間之所謂符應論略第六章。) 漢含孳之託，其殆亦不能例外乎？

書亦皮傳及曹魏事，曰：

漢以魏，魏以徵。(魏書文帝紀注引。)

按書繫以『漢』字，不當爲魏氏說法。此處明出後來竄亂。又多有天象占候，並與託書之指無關。蓋亦非舊也。

三十六年春月更定稿